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三十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鐔

謄録監生臣龍翔

册府元龜卷五百三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直諫

夫極言切諫以彌違箴闕拂心逆耳而有犯無隱觸法靡悔守死不貳此忠臣之志也若夫南面萬乘之貴中堂千里之奥威福已任慘舒立致乃敢奮發於悃愊規切其過失面折廷諍以救其非露章封事以明其道斯

張良喻之於苦口韓非比之於批鱗非徒戾一時之意且將蹈不測之禍自非誠心内藴精忠感厲冀一悟於人主而有利於國家者疇能若是哉茲所謂匪躬之臣仗節之士者也然而奪美顯惡非人臣之禮主文譎諫著風雅之義又何必以倖直訐訐為任哉

夏關龍逢事桀桀為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之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人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毋盡用

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周芮良夫為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極中也）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

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言文王布錫施利以載成周道也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享獻也

富辰為大夫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游孫伯周大夫鄭人執之鄭人文公捷也鄭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王命而執王使王怒將以翟伐鄭翟隗姓之國也富辰諫曰不可人

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鬩恨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恨猶禁禦他人侵侮已者百里喻遠也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文公之詩周公旦所作棠棣之篇禦禁也雖相與恨於墻室之内然能外禦異族侮慢已者若是則鬩乃内侮不敗親也雖内相恨外禦他人故不敗親在鄭天子兄弟也言與襄王有兄弟之親鄭武莊有大勳力于平桓武公桓公之子突也莊武公之子莊公寤生也王功曰勳平幽王之子平王宜臼也桓平王之孫太子之子桓王林也幽王既滅鄭武公以卿士夾輔平王東遷雒邑桓王即位鄭莊公為之卿士以王命討不庭伐宋入城凡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東遷謂平王也謂鄭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也子頹之亂又

鄭之縣定子頹周莊王之子惠王叔父篡惠王而立惠王出居鄭鄭厲公殺子頹而立之事在周語上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置廢也詩云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且夫兄弟之怨不徵名於他徵召也他謂翟也徵於他利乃外矣外利在翟章怨外利不義章明棄親即翟不祥祥善以怨報德不仁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保養不義則利不阜阜厚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三德者三仁義祥故能廣有天下而和寧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十七年

王降翟師以伐鄭降下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繇之利外則禍今王外利矣樹利於翟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繇大任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也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一云摯仲氏任又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也杞繒繇大姒杞繒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大姒之家也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齊許申呂繇大姜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姜之家也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也陳繇大姬陳媯姓舜後也大姬周武王之女成王之姊傳曰以元女大姬配虞胡公而封之陳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內利內行七德親親以申固其家也昔鄢之亡也繇仲任

嬀妘姓之國仲任氏之女為嬀夫人唐尚書云嬀為鄭武公所滅非取任氏而亡也昭謂幽王為西戎所殺云言褒姒滅之明禍有所繇也

密須繇伯姞伯結密須之女世本云密須姞姓也

鄶繇叔妘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為鄶夫人唐尚書云亦鄭武公滅之不繇女亡也昭為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乎鄶云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此之謂也

聃繇鄭姬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姬鄭女為聃夫人同姓相取猶魯昭公娶於吳氏亦其黷姓

息繇陳嬀息姬姓之國陳嬀陳女為息侯夫人蔡哀侯亦娶於陳息嬀將過蔡蔡哀侯止而見之弗賓嬀以告息侯息侯導楚伐蔡侯怨因稱息嬀之美於楚子遂滅息以息嬀歸也

鄧繇楚曼鄧曼姓楚曼鄧女為楚武王夫人生文王文王過鄧而利其國遂滅鄧而兼之

羅繇季姬羅熊姓之國季姬季姬氏之女為羅夫人

盧繇荆嬀盧嬀姓之

（國荆嬀盧女為荆夫人荆楚也）是皆外利離親者（行滛僻小利於外不能親親以亡其國）

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明顯）庸勳長老（庸用勳功也長老尚齒也）愛親禮新親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判分攜離也七德謂尊貴至親舊）各以利退（退自營也）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暨至）夫翟無列於王室（列位次）鄭伯南也主而卑之是不尊貴也（南者在南服之侯伯也或云南南面君也按內傳鄭在南服禮畿外侯伯世世位其見待重於采地之君故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主而蔑之是不明賢也（蔑小）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

之是不庸勳也平王東遷依鄭武公桓王即位鄭莊公佐之桓王之子莊王他也惠莊王之孫僖王之子惠王母侈也為子頹所篡出居於鄭鄭厲公納之自平王以來鄭世有功故曰皆受鄭勞公者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矣捷鄭文公名弱稚也翟隗姓也隗姓赤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鄭桓公文宣王之弟出者鄭國之封出於宣王夫禮新不間舊間代王以翟女間姜任姜氏任氏之女為王女嬪非禮且棄舊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所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逸書也若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陛階翟禍

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封大厭足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十年魯僖二十四年黜廢也翟后立通於王子帶故王廢之翟人來誅殺譚伯誅責也翟人奉子帶攻王而殺譚伯譚伯周大夫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帥其徒屬以死

翟師

州鳩為伶人景王二十四年鑄無射鐘成伶人告和王謂伶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伶人媚王謂之和故曰未可知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言聲音之道與政通今

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亂世之音怨以怒故曰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曹羣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如城衆口鑠金鑠銷也衆口所毀雖金石猶可銷也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害金害民之金謂錢鍾也懼一之廢也二金之中其一必廢王曰爾老耄矣何知八十曰耄明年悼王立王室亂鍾不龢

秦茅焦齊人也始皇初為秦王九年遷太后於雍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

諸侯聞之踈此倍秦也一云茅焦諫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為陛下危之言畢乃解衣趨鑊始皇下殿左手援之曰先生起矣假父嫪毒也二弟太后所生二子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一云秦王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抗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復居甘泉宮咸陽南宮也

淳于越齊人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友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

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謬其說絀其辭

漢賈誼文帝時為梁王傅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言不可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諂諛也皆非實知治亂之

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厝置也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搶攘亂貌非甚有紀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軌道言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

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没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

必相疑之勢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也今吳又見告矣吳王之不脩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權力且十此者乎十倍於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大抵猶言大略也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

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太公六韜曰日中不熭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熭謂暴曬之也令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為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墮墮毁也抗舉也剄割剄也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也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

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禮卿大夫之支子為仄室席藉也言非有仄室之勢為之資藉也諸公幸者乃為中涓其次厪得舍人厪言纔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渥厚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

起陛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強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慮大計也諸侯皆欲

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不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圜睛正視言驚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始欲設官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强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

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而芒刃不頓者芒刃謂刃之利如毫芒也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髀股骨也髖髀大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强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

趙貧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勢疎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

心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内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絶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

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慮計也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服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置遺服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委裘若容

（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衆衣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腫足曰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慉身慮亡聊（慉謂動而痛也聊賴也）失今不治必為錮疾（錮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跛盭（足下曰跛今所呼脚掌是也言足跛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惠王齊悼惠王）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

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主上之所操持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顧亦反也言如人反顧然）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顛倒如此而不能解救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非但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辟足病痱風也）夫辟

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冦不得復除逸豫也不易得復除言難也五尺以上不輕得息五尺謂小兒也斥候望烽燧不得臥邊方備胡冦作高櫓櫓上作桔槹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抵之有冦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冦至即然之以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煙夜則舉烽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皇帝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料量也音

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僮謂隸妾也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襻及禩領者也古謂

之車馬君言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之閑中閑賣奴婢閑也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着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謂以偏諸緁之也美者黼繡黼者織為斧形繡者刺為衆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墻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好為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贅婿也其不出妻家猶人身體之有疣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耰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鉏

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母取箕箒立而誶語誶責讓也抱哺其子

與公併倨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婦姑不相說則反唇

而相稽稽計也相與計較也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

并心而赴時猶日蹶六國兼天下蹶謂技而取之功成求得矣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併兼之法遂進取之

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

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

曩之為秦者今轉而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

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言其所追赴惟計利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剟謂割求之也搴兩廟之器搴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言詐為文書以出賦倉粟近十萬石耳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特徒也言公卿大夫徒以簿書期會而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

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箱篋（刀所以削書札箱篋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之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

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虛謂丘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徼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舩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

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迺始也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子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

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

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救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

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釆齊（樂詩名）趣中肆夏（亦樂詩名趣疾步也）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

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訐謂互相斥罪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也菅茅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迹可

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顧猶反也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

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
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
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
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
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
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
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
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

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㬜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

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

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罰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

刖笞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迫迫天下也廉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者履中之藉也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緤之緤謂以長繩繫之也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

答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言知其有一旦之刑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釁熏也以毒藥熏之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

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呰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若猶然也）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逝往也）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粹純也言其勢悉在羣下）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

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訶問也聞譴訶則白冠氂纓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請室請罪之室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明頸血故示若此也上不執縛繫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

自弛（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捽持頭髮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

死君上守圄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狀若金城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顧反也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陛級之事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

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帝帝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初文帝自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一世再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疆植立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

惟淮陽代二國耳藩翰得宜則嗣主安國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伐北邊匈奴其彊敵為鄰能自完則定矣而淮南之比大僅能如黑子之著面黑子今所謂黶子也適足以餌大國耳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飭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蝟蟲名也其毛為刺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不義謂諸侯彭越黥布等斬謂芟刈之擇良

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諸侯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畢以為王畢猶盡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為縣而屬於漢其使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悉盡也錢用諸費稱此其若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列城縣也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

都淮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新鄭潁川縣也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包取也揵謂立封界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言帝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其意也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忘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

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惟陛下財幸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文帝於是從誼計廼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陽城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爾曾不與如臣者熟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悖惑也陛

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令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言若尊王其子則是厲王無罪漢枉殺之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少壯猶稍長大言白公勝所為父報讐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是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為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伐主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剡利也固為俱靡而已言與仇人俱滅斃死靡也淮南雖小縣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夫擅仇人足以為漢之資於策不便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雖割而

為四四予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荆軻起於兩社之間剸諸刺吳王荆軻刺秦王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周書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

願陛下少留計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直諫第二

漢東方朔武帝時待詔於公車而大中大夫吾邱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宫也以其墻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内總計其數也欲除以為上林苑屬

之南山也屬連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也吾邱壽王奏事帝大說朔時在旁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郎堂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

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商與上雒二縣也汧汧水也隴坻也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鼃即蛙字也似蝦蟇而小長腳蓋人亦取食之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

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限之輿（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限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

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紂於宮中綴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美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地也）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旨罪當萬死不勝大願帝迺拜朔為大中大夫後為中郎武帝為竇太主（竇太后女故云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内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

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曼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食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簒是以豎刁為淫而易牙作患

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吏
置酒北宫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
賜朔黄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繇是日衰
司馬相如為郎嘗從武帝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
擊熊豕馳逐埜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
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
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
獸猝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

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

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帝善之

令狐茂壺關三老也武帝末戾太子殺江充舉兵長安中太子兵敗亡不得帝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調和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大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己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繇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

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臣欽若等曰謂丞相劉屈氂也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

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

夏侯勝為光禄大夫昌邑王嗣立數出每出遊戲也勝當乗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出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屬委吏也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廼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代上者

惡察察言惡謂忌諱也察謂計謀不敢明顯言之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繇此遂重儒者

王吉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

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之詩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訢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輭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

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然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御㰤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

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芥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享
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
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
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
五束其後復放縱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
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
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政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昌邑
以行淫亂廢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

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言天子如此思治百姓為之更生然未盡政務之本也欲治之主不世出言有時遇之不常值也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主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

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宫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言其弊深難久

行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萌生言其爭出如草木之初生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以仁撫下則群生安逸而壽考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也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

夭壽之萌也（繇之而生故云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公主（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公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駕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絶惡於未萌也（冥冥言未有端緒）又言

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繼世而爵也言皐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不仁者遠任用賢人放出讒佞令使俗吏得任子弟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氐減樂府省尚方尚方主功作也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帝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

鄭昌慜為諫大夫宣帝時蓋寬饒上書坐劾誹謗昌慜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帝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

衆莫不憐之
蕭望之宣帝時為大行治禮丞大將軍霍光薨子禹復
為大司馬望之以霍氏彊盛上疏乞口陳災異下少府
問狀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
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
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
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
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本心樹之本枝也唯明主躬萬機選同

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

貢禹為諫大夫元帝初即位數虛已問以政事虛已謂聽受其言也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秣養也謂以粟米飯也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

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置貨職而已言天子以畿內賦歛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綈厚繒器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輾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袴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昔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

矯復古化在於陛下正曲曰矯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也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器也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止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從天子往太后宮也

見賜杯案畫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埜為犬豬食（食人之骨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若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亢其氣）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下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銀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

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不能自言減省之事）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曠空也室家空也）及庶衆塟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自從也上謂天子也）皆大臣不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減損乘車服御器物三分去二產子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

賢者留二十餘人悉歸之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繇廣妾媵也故請上留二十餘人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廢去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減損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大雅大明之詩也諶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矣王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嘗降監信可畏也毋貳爾心機事

難矣勿猶豫也當仁不讓論語稱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故引之也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揆度也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上下猶言高下謂苟順從也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

翼奉東海人元帝初元二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丁酉地復震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

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又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始終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賜醫藥賜棺錢恩澤深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

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内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隂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靣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隂建於甲戌律於庚寅初用事歴以甲午從春太隂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黄鍾律初起用事也歴中甲寅律得參陽性中仁

義情得公正廉貞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戌為公正寅午為廉貞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大令謂虛倉廩開府庫之屬也復補也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為平均令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呂

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嗣後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財察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地震之

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灾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恐
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
前地震同法臣奉䢖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
賜問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
匡衡臣欽若等曰衡姓本犯太祖廟諱上字也元帝時為給事中是時有日
蝕地震之變帝問以治政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
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
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抵觸也比年大赦比頻

也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保養也陳施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莫遺其親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故衡引以為言也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尚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疏者妻妾之家內者同姓骨肉也踰謂過越也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設施也原本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

用也歲赦請每歲一赦也錯置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論語載孔子之言謂能以禮讓治國則其事甚易也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循順也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令

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忮堅也謂酷害之心堅也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繇然也非其天性自惡繇上失於教化耳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篤厚也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詩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禮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汝禮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也公鄭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大叔也狃快也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大叔故請之曰勿快為之恐傷汝也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秦穆

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黄鳥詩所為作也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太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它人是愉故其俗皆吝嗇而積財也

太王躬仁而邠國貴恕

太王周文王之祖即古公亶父也國於邠修德行義戎狄攻之欲得地與人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也乃與其私屬度漆沮之梁山止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邠州是其地也言化太王之仁故其俗皆貴誠恕

繇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

上謂崇尚

也今之偽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言非家家皆到人人勸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繇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王則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鬼方遠方也令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俗習無

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放依
也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
之際精祲有以相盪祲謂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祥者也善惡有以相推
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
者動陽蔽則明者晻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晻謂日蝕也水旱之災隨類
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
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
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

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絶殷周之衰度過也絶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然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內外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昭亦明也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救失俗易民視救正也易變也令海内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淑善也問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

興也帝說其言遷衡為光禄大夫

谷永成帝時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郡時有

黑龍見東萊帝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有所言令尚書即受之永

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

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輙上聞如若也有即上聞則

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

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自謂如日

在天而無有能傷危也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

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言安必思危存不忘亡乃得保其安存也陛下誠垂寛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輳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黒黒龍同姓之象也夏以建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黒今黒龍見同姓象也龍陽德繇小之大言因小以至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

類臣愚不能處也處謂斷決也去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臣欽若等曰謂一月之內兩度災異也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繇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周書太誓之辭婦人妲己言紂用妲己之言自取殘滅非天之絕也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亦太誓之辭也崇尊也言紂容納逃亡多罪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之詩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小雅正月

之詩威亦滅也言火燎方熾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為褒姒所滅怨其甚也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未濟上九爻辭言耽樂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濡濕也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效易曰在中饋无攸遂家人六二爻辭饋食也言婦人之道居中主食遂順而已无所必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悊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大雅瞻卬之詩懿美也悊智也言幽王以悊婦為美實乃為梟鴟也婦謂褒姒也梟鴟惡鳥之聲故以諭焉又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以寵褒姒之故生災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許皇后及班婕

好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上猶加也令之後起天所不享什倍于前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從釋王誅從放也釋解也王誅謂王法當誅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廷獄大為亂阱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榜箠瘖於炮烙瘖痛也炮烙紂所作也膏塗銅柱加之火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笑而以為樂也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復亦報也反除白罪建治正吏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劾治也多繫無辜掠立迫恐掠笞服之

立其罪名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言富貴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它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生出死入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既盡也以昭其辜昭明也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謂私畜田及奴婢賤物也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崇聚僄輕無義羣小以為私客僄疾也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小人相隨烏集雜會飲酒吏民之家言聚散不常如烏鳥之集也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淆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閔免猶黽勉也遁流

遁也典門户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言當畏慎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緒謂功作之端次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言其多也役百乾谿費儗驪山儗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廣比於秦始皇也靡敝天下靡散也五年

不成而後反故又廣旰營表旰大也發人塚墓斵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仍頻也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冗亦散也餧餓也公家無一年之蓄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大雅蕩之詩也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鏡謂鑒炤之考校也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言帝之所為違於節儉皆與永言同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

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人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恐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反猶還也絶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除謂除補爲官者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媠出媠游也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貳謂重爲之也以防迫切之禍

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闕亦謂減削之更謂更卒也存卹振救困乏之人以彌遠方彌安也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夙夜孳孳婁省無怠婁省自觀省也舊愆必改新德既章章明也纖介之

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去就者言去離無德而就有德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邉部之吏不知本朝舊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帝性寛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臣欽若等曰謂趙皇后李倢伃之親也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帝納用之永自知有内應展意無所依違展申也每言事輒見答禮加禮而答之至上此對帝

大怒衛將軍商客擿永令發去擿謂發動也帝使侍御史收永勑過交道廐者勿追交道廐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永還帝意亦觧自悔後為光禄大夫給事中元延中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帝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鋭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絶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

德寛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蒭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没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内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邉陲思

慕之心常存于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
内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
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廼天下之天
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
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
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
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佑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

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山摧川潰水泉湧出妖孽並見茀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仲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

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之間羣災大異交錯蜂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巳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歲月日三者之始故曰三朝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横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内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

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徼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上將有樊並蘊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內亂則禍在朝暮諸夏則日戒有兵舉兵以火角為期以熒惑芒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預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

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於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易屯卦九五爻辭也膏者所以潤人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論語曰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臣欽若等曰牡所以下閉者也

以鐵為之若今之鑠也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易訞之辭也

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汎濫郡國五十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群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言所潤益於己者當減小之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

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壯飛之狀殆為凶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損服凶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賦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内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勑勸耕桑毋奪農時以

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二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

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永說帝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皆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地而耕耘也與山石無極黄冶變化堅冰淖溺方士詐以藥石若陷冰凡投之冰上冰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化腹中五倉之術者思身

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存則不飢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懐詐偽以欺罔

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

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昔周

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愈微

諸侯愈叛楚懐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

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

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女入海求仙采藥因逃

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

皆以仙人黄冶祭祀事鬼神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重位絫震動海内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仙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甞專意散財厚爵禄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周書雒誥之辭也言祭享

論語曰子不語怪神唯之道唯以潔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為神所享也

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伺者上善其言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十五